



LIERZHONG WENJI

李尔重文集

第十四卷

作家出版社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第十四卷

李尔重文集

宋平题

作家出版社



青年时代的李尔重



1949年南下到武汉



50年代任武汉市委第二书记

(十三) 九月阴谋

西园寺听到了宇垣放弃了政变手段，答应接受政友会的拥戴去当首相的消息，他哑了哑嘴叹了口气。他制造第二个德川家康的计划破灭了。他想对他的喽罗们骂一句“孺子不可教，”话拱到喉咙口却没说出来。老人家无聊地翻阅着报纸：中国的抗日运动还在发展，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恶浪仍在无情地冲击着日本，成千成万家的工商业在倒闭，破产的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在国际上持协调主义，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方针，屁！”

西园寺在肚里骂着代首相币原喜重郎宣布的外交方针。他深信现在向南洋进军，国力还不够，裕仁的想法是不切实的；只有占领东三省，才是解除日本政治经济困难的唯一可行的出路。

西园寺知道币原这一套施政方针是裕仁所不喜欢的，裕仁必然走马换将，另选别人。

不出西园寺所料，裕仁请他进宫。

裕仁通过一个假政变的方式，把宇垣拿下马来，为了给宇垣点面子，不但不追究“政变”的责任，反而任命宇垣为朝鲜总督。这个职务虽比陆相降了一格，到底还是封疆大吏，也有相当光彩。剩下的问题是下一任首相由谁来担任。裕仁还没有看中有哪一位可以驾御的武人，也没有想定有哪一个称心的文官。他要探探西园寺元老的气味。

裕仁摘下了金丝眼镜，向西园寺眨了眨忧郁的眼，说道：

“币原做下去合适么？外头对他有什么说法？”裕仁知道西园寺也不会满意币原的施政方针。

“币原是个理想主义者，日本需要的是解决现实问题”。西园寺说。

“哪一位比币原强些呢？”

不希望让一位不可驾驭的武人当政，这一点西园寺与裕仁是一致的。在文官里头选谁才合裕仁的意呢？西园寺费力地揣度着。他比裕

仁在官场的经验丰富，决定提一位曾经担任过首相的。“软弱无能就好驾驭”，这对裕仁有好处，对于政党也无害。

“若槻礼次郎再次出任，陛上以为如何？”

“此人还算老成机智。只是箕浦胜人接受贿赂事件……”

“此事已经过去，况且始终没人能证明若槻参与其事。”西园寺接着裕仁的话音抢着说。

箕浦胜人在1923年任宪政会（即民政党）的首席总务。大阪的桦岛艺妓馆要搬迁，贿赂箕浦胜人，得到支持。后来，政友会揭发了宪政会这件丑闻，责任落到箕浦胜人身上。箕浦胜人就往当时首相若槻礼次郎身上推，说是经过他批准的；若槻矢口否认，结果不了了之。其实，政友会是三井财阀的御用工具，宪政会是三菱财阀的御用工具，各自靠接受财阀贿赂生存，在日本是人所共知的事。议员在竞选中，也得靠财阀支付选举经费，没有财阀的支持，也不可能当选。日本人民中常说的“七胜五败”，指的就是能有七万元就可以当选，有五万元还不能当选。若槻在第一次当首相时被控有受贿行为，那不过是政党间的互相攻讦，其实这些事是各政党都有的常事。所以，西园寺轻轻地一抹，把这件不名誉的事就抹过去了。

裕仁看到西园寺并不反对若槻上台，自己虽然对若槻的软弱无能不大满意，在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时，也就表示了同意。

西园寺走了，裕仁感到了烦闷。他知道这样一个首相对他的既定方针不会阻拦，也不可能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他急切地希望他的计划早日实现。他愿意夺取满蒙和西伯利亚，但他知道那样酷寒的空间，对于世代生活在太平洋暖流旁边的日本人来说，纵然那里有黑金子似的肥沃土壤，他们也不愿去定居。北海道纳入日本版图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那里同样有肥沃的土壤，因为寒冷，迄今还是人烟稀少。裕仁急切希望得到的是印度支那和南洋群岛那样温暖的土地，占领满蒙和中国不过是南进的踏脚石。

既然首相帮不上忙，裕仁只好自己动脑筋了。他翻阅了许多人向他提出的向外扩展的计划，考虑着扩展的步伐。他对于石原莞尔拟订的夺取满洲的作战计划，特别感兴趣。这个计划详尽而富于想象力：它

预计到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提出了应付国内的政治策略，尽可能把夺取满蒙的行动装扮成为一个偶发事件。只是，对于他要把满蒙制造成为一块独立的“乐土”这一点，裕仁不大同意。其余部分，裕仁都认为很好。

石原莞尔的计划是1928年提出的，现在已进入了1931年。

“流光易逝，时不我待！”

裕仁叹着气，抚弄着这份可爱的计划。他呆呆地对着菊花屏风，不知停了多长时间，手不知不觉地拨通了参谋本部的秘密电话，找到了闲院宫元帅。

闲院宫不知道裕仁找他有什么事，以臣子的身份恭谨地坐在一边。裕仁对着这位叔祖辈的大臣莫测高深地问道：

“给宇垣的任命下达了么？”

“已经下达了，宇垣这就准备上任！”

“你跟他谈了谈么？”

“勉励了几句……”闲院宫不知道裕仁问话用意。

“应该勉励。朝鲜与满洲仅一江之隔，要随时成为驻满关东军的后盾。你跟他说了这个意思么？”

“这一点，宇垣很明白，他随时准备报效立功呢！”

“好！不过关东军的司令官也该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才好。”裕仁说。

闲院宫知道裕仁对现任关东军司令官不满意，因为他缺乏“进取精神”。他早就想过替换的人选。

“第十师团长本庄繁老练能干，在军中威望也高，对中国情况熟悉，又会说流利的华语。陛下认为如何？”

裕仁知道这位五十二岁的本庄繁是老一代职业军人之一，在中国任驻屯军指挥官多年，跟死去的张作霖是“老朋友”，他为了避免与蒋介石的相貌相似，特地蓄起了胡子。

“这个人细心，很有意思！”裕仁点了头。

裕仁说了一句又低下了头，若有所思，却没有说话。闲院宫只好默默等待。裕仁把石原莞尔的计划重新翻看了几页，抬起头来说。

“石原的计划应该快一点，是么？”

“是的，应该快一点。”

“政党们光知道斗嘴，本庄繁一个人去了能怎么样……”裕仁望着闲院宫。

“臣以为参谋本部要帮助遂行石原计划，另外给本庄增加两个助手。”

“谁去？”

“土肥原贤二任奉天特务机关长，铃木贞一中佐任高级参谋，都可能是称职的”。

裕仁又点了头，把眼睛斜着看摆在书架上的“武经七书”，好像书里给了他什么灵感。转过脸，他看着意欲告辞的闲院宫又说：

“就这样吧！”裕仁把话顿了一下：“不过，要做好一切行动准备，而且要准备行动。”

宇垣一成很久没有到大阪了。大阪的风光使他感到了新鲜。海水格外地蓝了，码头上的船只显得格外鲜亮。在海里飘荡着的白帆舢板，映衬着岸边一长排如火的樱花，使整个海滨溢满了一片诗情画意。市政大楼完全是用花岗石砌成的，庄重敦实地立在市中心。宇垣走过了市政厅不远，便到了第十师团司令部。

师团长本庄繁虽是五十二岁的中将，到底比宇垣的资历少了七年。他身着整洁的戎装，以下级的身份迎接了宇垣。他知道宇垣由陆相改任朝鲜总督是降格使用，这是因为3月政变活动的牵连。但宇垣对于日本扩展政策是积极的，本庄繁很理解。他毫无嫌戒地迎接了宇垣，这使宇垣感到了轻松。

“在大阪休息几天吧？这里的樱花比东京早开半个月，正以笑脸迎接您的到来。”本庄说。

“是呀，正是春色三分，无奈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宇垣凄凉地借用宋朝章质夫的“扬花词”道出自己命途多舛。

“应该念：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

本庄的关切，使宇垣的方块脸泛出了喜色。他呷了一口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个人得失事小，咱们关心的是大日本的前途”。宇垣说。

“大日本前途无量……”

宇垣似乎没有听见本庄这句官场的套话，也就没有理他。他又喝了一口茶，没有把茶杯放下，两眼盯着茶杯看，好像他从茶杯上发现了什么。其实茶杯也就是日本造的仿龙泉青瓷的茶杯。

“这不是真龙泉瓷，是仿造的！”本庄说。

“我最不喜欢仿制的伪品！”宇垣生气了，把茶杯往桌上一顿：“最可恨的是那些冒充爱国志士的自由主义者。舞舌弄唇有本事，却不顾眼前的实际……”

本庄繁知道又触动了宇垣的肝气。他不想在叙别的时候增加他的烦恼，有意地想把话头引到别的方面去。

“有您这样的志士，大日本会昌盛的。喝茶吧。这是真正的福建‘铁观音’，有日本茶的味道，而香得多；喝下去，清心爽神，沁人心脾，喝吧！”

越提起中国，宇垣的心火越旺。他认为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张学良越来越傲，排日赤化运动，烧到东三省，烧痛了日本人的心。这时，他觉得本庄繁真地像个无知的小儿，在说些不关痛痒的话。

“本庄君！你知道咱们只有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每年人口增加一百万，自从甲午迄今，三十年来人口由三千万增加到了六千万。再拖三十年，日本能生存下去么？我不想喝中国茶，我认为应该从中国分一部分空间给我们，那就是满蒙。……”

宇垣的话像开了闸的流水，不可遏止，奔腾直泻。他掏出一个帐单念给本庄繁听。日本在东三省的投资已有十四亿六千万日元，相当于全世界各国在东三省投资的百分之七十三；日本每年向东三省出口的商品占日本出口总额百分之八；从东三省进口物资占日本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一，其中豆类占百分之七十六，煤占百分之六十四，豆饼占百分之八十六，生铁占百分之四十六；日本和朝鲜的破产农民已经迁到东三省三百余万人；由于张作霖父子修筑了与南满铁路平行的路线，使南满铁路 1930 年收入减少三千万日元。念完了帐单，宇垣瞪直了双眼，瞳仁里冒出了火花，唇边堆满了白沫。

“不是我们欺负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向我们头上撒尿了。我们还能活下去么？”

其实，本庄繁早就看过石原莞尔的计划，对这笔帐，他并不比宇垣生疏，尽早占领满蒙的决心，也不比宇垣小。听完了宇垣的说话，他没有马上回话。只从档案柜子里翻出了“田中奏折”（战后从日本档案中没有找到这个奏折。战前，重光葵任中国大使时企图找到这本奏折也未找到，有些日本人便说这是伪造的。但重光葵在其所著的《内幕》一书中却承认：“可以肯定地说，田中奏折是由左右两派的极端分子合作编造出来的。田中的主张则是：日本占领满洲，再由华北向东南亚发动军事行动，进而征服全世界。”一注），摊在宇垣的面前，指着其中的一段话，请宇垣看。

“如果住在东三省的朝鲜人达到二百五十万以上，……使其进行军事活动，就可以借口取缔而进行援助他们的行动。同时，使东洋拓殖公司和南满铁路作为他们的后盾来支援他们的经济与财政，以便借朝鲜人之力开拓内外蒙古。……”

宇垣抬起头时，本庄繁正用企待的眼光看着他。

“这是可用的，可用的！可以使世界上的人知道：理在我方。”宇垣说。

“如果大将同意，有朝一日，咱们就可以如法炮制。”本庄繁说。

两股激流会合到一起了。宇垣头上的脉管膨胀得鼓出来了。他双手按着田中奏折，眼睛湿润起来。

“如果关东军行动起来，我一定从朝鲜支援！”宇垣说。

“那就太好了！”

本庄繁说了这句，宇垣突然全神凝结，面色红润如春，好像他希望的一件宝贝终于到手了。他举起右手，连连地拍着本庄的肩头。

“本庄君！我离开东京时，军部已经决定要你去担任关东军司令官！”

“我，怕力不胜任吧！”

“君好自为之。我在朝鲜恭候佳音。”

土肥原贤二随本庄繁到了驻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参谋花谷正少佐，对于精通四种中国方言的老牌特务工作者是熟悉的。他们认为在夺取满蒙的事业上增加了令人兴奋的力量。土肥原的屁股还没坐定，便接到了宴会的请帖。

这次宴会不是在日本妓馆，而是在花谷正的家里，在一座小院子里，用松柏围着一座日本式的平房。平房里虽有不少安置着座椅的客室，他还是在宽敞的有八席榻榻米的日本房间里接待了客人。四个人按日本方式跪坐在一张炕桌的周围，一边喝酒，一边打开留声机，唱着日本歌曲。唱得高兴，满头发热时，花谷正最先起身跳起舞来，边跳边用日本人的粗哑的发自喉头的男声喊着，桌边的人拍起巴掌跟着合唱。日本的兴旺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尽情地表露了武士道的粗犷神态。

“石原君的计划真是一份好计划！”土肥原在歌舞间歇时伸着大拇指夸赞着石原莞尔。石原莞尔却连连摇头。

“我那些些浅薄之见，板垣君的计划才真正够格称得上是计划。”石原说。

“嗯！板垣君也有个计划？这倒要看看！”土肥原向板垣索取。

“花谷正的好菜还没有上完，你忙什么？”板垣说：“吃完了饭再说这些，日子还长呢！”

“不，板垣君！我的岗位在奉天不在旅顺，明天我就要去沈阳。”土肥原说。

“那也要吃完了再说，免得饭嚼不烂闹胃病。”花谷正说。

几样可口的菜上完了，吃了个酒足饭饱之后，花谷正又换了一张唱片，正穿着一件武士道的衣服准备起舞。石原莞尔把留声机关了，伸手扒下了花谷正还未结好扣子的武士衣，瞋目说道：

“把你这一套暂时放起来，等大功告成时再用吧！还是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个吧！”

石原把板垣征四郎拟订的计划《从军事上所见的满蒙》，摊在大家的面前。

板垣在计划中详细地列举了东三省的物资资源，日本投资总额，每

年与东三省的进出口贸易额，同时，详述了满蒙在军事上的地位。几个人都被这个计划给吸住了，无声地贪婪地读着。

“说得很对！”土肥原指着一行字说。

那行字写的是：“我认为，日本帝国的作用在于维持东洋的永久和平以贡献于世界和平，解决满蒙问题是以实现日本帝国的远大理想这个大目标为根据的，明治天皇的圣意也就在于此。”

“我们必须实践明治天皇的圣意”，几个人摩拳擦掌，横眉立目，心里响着这样一句无声的语言。土肥原一口气看到了计划的末尾。

“单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土肥原激动得双手抓住了板垣征四郎，板垣却不像土肥原或花谷正、石原莞尔那样轻于暴露内心的世界，他的双眼总是淡漠地看着一切，他的心好像整天都有想不完的事。土肥原的鹰爪虽然抓痛了他的皮肉。他仍旧无所感觉地看着土肥原。

“就这样高兴么？”板垣说。

“你说出我们想说也说不清的话，能不令人高兴？”土肥原说。

“说出口来，写在纸上，都还是空的，知道么？”板垣说。

“我们一起来干！”石原说。

“我怕你有那样的心，也没有那样的力。这不是吹糖人！”板垣又把话引伸下去：“那些政客，那些官僚，你往东，他往西，你说打狗，他要骂鸡。坏事有余，成事不足。众位吃的苦头还少么？”

“改革内政与发扬国威要相辅而行！”花谷正的主张来了。

“一副担子已经压得直不起腰来，还要同时挑双担么？”板垣说。

“板垣君！你怎么老是言大胆子小呢？大日本爱国志士如林似海，联合起来，泰山也搬得动。”土肥原平和而坚定地说。

“阁下敢带头，我甘愿给你牵马坠镫！何时行动？”板垣郑重地问。

“不是我一个人行动，要咱们大家行动；不是咱们几个人行动，要联络更多的人行动；不是一切等内阁批准了再行动，而是要造成既成事实促使官僚们行动！”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次，长着一个高颧骨，刀削脸，是个老是收紧嘴巴张着鹰眼，凶气十足的军人。他跟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是莫逆之交，对于以闲院宫为首的参谋本部的意图是明白的；对于本庄繁，他也很了解。在土肥原未去奉天之前，两个人交换了意见。土肥原说得很简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千篇好计划，不如扎实的一步行动。”

“是的，计划已经不少了，缺的是行动。阁下此去，定有所为！”三宅说。

“愿得阁下支持。”

“理当，理当！”

土肥原到了奉天城，住在一家不显眼的院子里。晚上掌灯时候，他勾引的两个幽灵来到面前。两个人都穿的是中国式的黑布长袍，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朝鲜人。他们是从距离长春六十华里的万宝山来的。

万宝山是一个小村镇，住有九十二户，一千余人，地属长春市三区管辖。镇子西南五里便是伊通河，如果把河水引来，万宝山一带就可以种水稻。

土肥原事先要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支持朝鲜人李升薰到万宝山去租用土地，以便移朝鲜人去种稻。长春市七马路居民郝永德，受了日本领事和李升薰的怂恿，便生心盗卖土地，以便租给朝鲜人，从中渔利。万宝山的土地都是有主的，郝永德买地出租给朝鲜人，当地居民谁也知道这是“引鬼进宅”的事儿，大家不信郝永德的鬼话，一时买地不成。

土肥原听了这个情况，和往常一样，脸上一笑，诡计就来。根据他的经验，金钱是万能的，凡是办不通的事，只要把银洋码高点，就办成了。此外，他还有三种特殊的通货：烟土、女人和炸弹。在土肥原看来，有这四种武器，没有打不倒的好汉。

“你们怎么这么笨？猴子不爬竿，多敲几遍锣；买卖谈不成，大洋往上擻。多花点钱不就得了么？”

“那片地不是一家的，腰来腿不来，不好办。”郝永德说。

“有见棺材不掉泪的，哪有见了大洋不动心的？去，放大价钱！”土肥原说。

郝永德有了土肥原撑腰，果然用高价从张鸿宾等十二户人家租得五百垧土地，契约上写定期十年。他转手租给了李升薰等朝侨。

区政府知道了这件事，明知这里头有问题，阻挡不住，在立约时候，区政府坚持写上了一句话：

“此契于县政府批准时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准，仍作无效。”

李升薰把契约给长春领事田代重德看了。田代心中有数，微微一笑说：

“有日本支持，还怕三星堡水稻农场办不起来么？”有人愿意参加吗？”

“有一百八十多人愿意参加！”

“好！把伊通河的水引过来！”

这条引水渠宽三米，深一米，两侧堆土一点五米。从蒲草甸起，到盛家屯西，共长七里，要侵害中国人四十一户人家的好多农田。伊通河筑坝截流后还要淹没上游两千多垧耕地，引水沟两侧还要淹五千余垧耕地。

1931年4月18日，李升薰带领朝侨数人，在马家哨口举行仪式。他们摆好了香烛纸马，猪头三牲，上香祭拜河神之后，便破土动工。

上百名中国人出来阻拦，双方发生了冲突。日本报纸刊出消息：

朝鲜人修渠引水

中国人无理阻挡

严重威胁朝鲜人生命财产之安全

驻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接到了长春领事田代重德的报告，带着报纸去见土肥原。林久治郎知道万宝山不属于南满铁路区，也不是中国划定给朝鲜人的垦区，心虚理屈，有些慌乱。

“慌什么？天总塌不下来吧？”土肥原说。

“万宝山不是我们的垦区……”

“去，跟张作相说，有契为证，要他赔偿损失并保证今后的安全！”

“中国人很生气哩！张作相也不一定挡得住不要命的老百姓吧？”

.....”

“要田代重德就近找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和宪兵队的主管人，由他们武力支持。”

土肥原看完了万宝山事件在东京报纸上掀起的愤怒的浪潮，踮着脚尖在屋里走着俏步。这把火不但烧得中国当权派难受，也会把日本的官僚、政府烧得走投无路。他想：爱国志士们的心火更将一燃万丈高。

但这毕竟才走了一步棋，离整盘棋的结局还远。当他们从高兴的云头降落下来时，他平静抓起了中国报纸。

汪精卫、陈济棠已经另立了一个广东国民政府，无形地对蒋介石形成一个夹击的局面。

“我们支持了广东政府，很对。”

土肥原看到了孤零地站在东北的张学良，没有什么力量支持他。他早就计划了削弱张学良的一着，他派出了拿手的王牌川岛芳子去联系盘踞在河南的石友三。石友三在1930年阎冯倒蒋大战中叛离了冯玉祥，给蒋介石让开一条路，把阎冯打垮了，得了一大笔奖赏。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在广东另立政府之后，广东政府给石友三送来五十万元和一纸第五集团军的委任状。川岛芳子去见了，要他乘时北占平津，东联韩复榘，把冀鲁豫一大片地盘抓到手里，把张学良赶到关外去。石友三在安阳誓师，真地向北进攻了。

土肥原回想着川岛芳子的报告，眼前一直飘荡着一副灵巧、鲜艳、香甜的红嘴唇。

“真是一只长着鹰爪的凤凰。”

土肥原搓搓还沾着川岛芳子香泽的双手，端起川岛芳子带来的信阳毛尖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想着。他想：要是真地来个迅雷不及掩耳，蒋介石会怎么样？张学良又该怎么办？

“蒋介石在南昌，忙着对付两广的叛变，忙着对共产党组织第三次围剿……好哇！”

电话响了，土肥原与住在旅顺的板垣征四郎通话。越听越高兴，最

后，他狠狠地责备了板垣一句。

“怎么这么重要的事，不早点告诉我，我也好着人去接呀！”

“去接谁呀，这么牵肠挂肚的？”

脱去了戎装，穿上了和服，梳出了日本发髻的川岛芳子，又是一番春色地出现在土肥原的面前，水汪汪的大眼睛，流芳泄蜜。

“东京来了个重要人物，我能休息么？”

“什么人？在哪里？”

川岛芳子没有回答，把身子向外一转，对着门外说道：

“中村君！请进吧，这里没别人。”

一个不修边幅的，几天没刮胡子的，穿着俄制鹿皮夹克的中等身材的人进来了。他向土肥原行了礼，顺手递出了身份证。

“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

土肥原请他坐下，端详了一会，好像要掂量一下中村的份量。

“你要到哪里去？”

“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去。”中村说：“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去。”

“听说在那一带张学良搞个兴安屯垦区……”土肥原也没有到过那一带。

“那一带是咱们反俄的最前线。图什吐旗蒙王叶喜顺是肃亲王的女婿，跟咱们关系很好。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明的是中国的官，暗地里是我们的好友。他两家都反对屯垦。况且打虎山到通辽的铁路已经通车，只要与葫芦岛港口接通，便直接破坏南满路的营业。东京的老板们对这事非常恼火。这次去了，一要了解情况，二要联络我们的力量，不能叫张学良为所欲为。”中村说。

土肥原连连摇手。中村以为土肥原反对他的行动，正张嘴要争辩。土肥原把他挺起来的身子按下去，连说：

“我赞成这一行动，只是去不成了！”

“为什么？”

“你看，东北长官公署三天前发来的照会。”

土肥原从文件夹里拿出照会给中村看：

“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